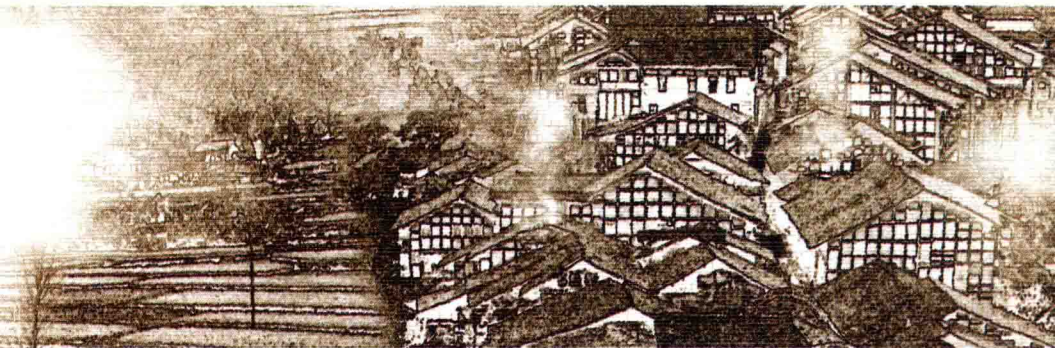


遵义文丛·第四辑



诗集

ZUN YI WEN CONG



小镇炊烟

◎ 王兴伟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小镇炊烟

◎ 王兴伟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镇炊烟 / 王兴伟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2.5
(遵义文丛 / 张云红主编. 第4辑)
ISBN 978-7-80240-932-3

I. ①小…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80143 号

小镇炊烟 / 王兴伟著

责任编辑 崔晓华 杨超
装帧设计 徐艳琪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大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240mm 1 / 32
字 数 185千
印 张 8.25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序

朱振

遵义县东部重镇虾子，其实是很有些说头的，且不说如今快速发展的清坪无公害蔬菜基地，城镇化进程，以及闻名遐迩的朝天椒、羊肉粉，信手翻一翻当地的镇志，早年这里就是物华天宝、商贾云集的重要码头。于今，说这里是招财进宝的一方好地，不会有人怀疑，说这里群贤荟萃或许有些自诩，但姑妄言之这块厚重的热土也诞生哺育了不少人才，这样的结论并不难找到历史和现实的事件来佐证，如清朝六举人、卢葆华、杨成西等。这些被称为有才能的人不断创造着这里的新景象，他们构成了这里的沧桑，也彰显了这里的荣耀。

王兴伟其人，之前我并不是很熟悉，或许工作的原因，我们可能见过一两次的面，印象却模糊，但他送来的一匝诗稿，却使我很难一掠而过，尤其是他对“虾子”的艺术表现更是使我难掩其卷：“时间已经很久 / 我无法找到相关的事实 / 证明一个地的命名 / 与一只动物有关 // 传说中的眼睛 / 两个干涸的池塘 / 瘦弱的身躯在地平线上蠕动 / 这是先我之前的虾子……”通过诗歌，我便走近了王兴伟，尤其是他对虾子这方沃土滚烫的爱，让我这个不是文学青年之人读罢也热血沸腾。

兴伟是虾子中学的一名青年教师，据说已经在域外有了不小的名声，《人民文学》、《诗刊》等全国各地的报刊发了他不少的诗作，不少选本也容易找出他的名字，国内的诗奖也拿了不少，这很是为虾子的土著争了不少的荣誉。但他本人却低调，不肆宣扬。

兴伟这次出书，邀我写序，我很是忐忑，怕写不好，辜负了兴伟的美意，末了却是甚情难却，自然也有责任使然。想想时

下经济大潮一浪盖过一浪,究竟有几个人在宁静中读书,更不要说写作,尤其是在我们基层,能有这样的人安安静静创作,不为世风所扰,实属不易。我感动了,先是被他的诗句,后是因他的为人,于是欣然答应了下来,并琢磨着为他做点什么。听说他这次诗集出版,遇到了一些困难,出于虾子崇尚文化的传统,更由于发展繁荣地方文艺创作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尽可能的给予了他一些帮助。于兴伟,这当然是一桩幸事;对虾子,这少不了也算一个契机,我们希望借此,让虾子的文学创作也跟着繁荣起来。

人们常说,文化才是一个地的魂。作为地方党委政府,我们在广泛推进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同时,对发现培养人才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努力,为他们的成长成材尽可能提供一点帮助始终是党委政府工作的一大核心。实际上,我始终认为,文化繁荣了,地方也就繁荣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只有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像根子一样扎进脚下的土地,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呼吸,才可能为自己的艺术创造找到或拥有不竭的源泉。

有人说:“一个地方要五十年才能出现一个文人,其余的时间皆为聚气。”我所理解的“聚气”,是为有创作才能的人创设情境,让他们能在这片天空翱翔。我真诚的希望有更多像兴伟一样的文学创作者涌现出来,潜心钻研不断进取,丰富虾子的地方文化内涵。

即将付梓的《小镇炊烟》,王兴伟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歌唱虾子,感情纯真饱满,无不倾注了他对故土的热爱。想到他的集子就要出版了,我们在欣喜中希望他继续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以更新的视觉,更开阔的视野,写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是为序。

(作者系虾子镇党委书记)

目 录

序 朱 振

第一辑：小镇之书

小镇之书 (1)

写信 (2)

海拔 (3)

小镇不亦乐乎 (4)

东乡乐安里 (5)

米兰生 (6)

雷山覆灭记 (7)

南光水库 (8)

虾子内部 (9)

老街与新街 (10)

高速路开工了 (11)

将 军 (12)

举 人 (13)

卢葆华 (14)

对 话 (15)

天降大任 (16)

虾子中学 (17)

千纸鹤 (18)

十字街 (19)

我爱这土地 (20)

胡氏庄园 (21)

雨台山 (22)

乐安村 (23)

朝天辣 (24)

八吉河 (25)

中心花园 (26)

凌晨两点的菜市 --- (27)

从乐安到虾子 (28)

小镇生活 (29)

羊肉粉 (30)

一块黑色的土地 --- (31)

从街心花园经过 --- (32)

盛开的牡丹 (33)

不会飞的鸟 (34)

许多人都伸出手来 ... (35)

雨台寺 (36)

龙庄堰 (37)

传 说 (38)

节 日 (39)

还 原 (40)

废弃的村小 (41)

目 录

| | | | |
|--------------|------|-------------|------|
| 气 候 | (42) | 父亲在雨天 | (68) |
| 静 物 | (43) | 秦麻子 | (69) |
| 土 地 | (44) | 回 避 | (70) |
| 消逝的河流 | (45) | 蛮子他不说话了 ... | (71) |
| 血 管 | (46) | 蒿枝草 | (72) |
| 听见一条路的声音 ... | (47) | 老 磨 | (73) |
| 水 稻 | (48) | 石 头 | (74) |
| 木 | (49) | 一滴水 | (75) |
| 一个乡下人的爱情 ... | (50) | 心 疼 | (76) |
| 听一个老人说死亡 ... | (51) | 后山的树 | (77) |
| 大石桥 | (52) | 乐安村纪事 | (78) |
| 鞭炮厂 | (53) | 看见花朵 | (79) |
| 梦里梦外 | (54) | 村 庄 | (80) |
| 森 林 | (55) | 寻 找 | (81) |
| 冬 至 | (56) | 喊 魂 | (82) |
| 苦 瓜 | (57) | 大队支书 | (83) |
| 红辣椒 | (58) | 软弱的哲理 | (84) |
| 写给虾子的情书 ... | (59) | 寒潮已退 | (85) |
| 事 件 | (60) | 丧 事 | (86) |
| 牛 二 | (61) | 倒春寒 | (87) |
| 板 车 | (62) | 一棵草 | (88) |
| 剪辣椒把的人 | (63) | 父亲转到牛栏后 ... | (89) |
| 养狗的人 | (64) | 李牛儿 | (90) |
| 从农贸市场到中学门口 | (65) | 过 年 | (91) |
| | | 桃 花 | (92) |

第二辑：记忆中的桥

| | |
|-------------|------|
| 记忆中的桥 | (66) |
| 梦 幻 | (67) |

第三辑：泪水打湿的翅膀

| | |
|--------------|------|
| 矿难分析 | (93) |
| 没进粮的矿工 | (94) |

| | | |
|--------------|-------|------------------|
| 恍若隔世 | (95) | |
| 在泥土上歌吟 | (96) | 第四辑:大地苍茫 |
| 拢一束稻 | (97) | 大地苍茫 |
| 秋天的秘密 | (98) | 激情乌江 |
| 田里的交谈 | (99) | 校园诗经 |
| 把幸福带回家 | (100) | 虫子与城堡 |
| 打斗是一个词 | (101) | 一个现实主义的春天 (152) |
| 语 言 | (102) | 大 海 |
| 稻花香 | (103) | 海龙囤 |
| 奔跑的生活 | (103) | 新田园曲 |
| 夜 晚 | (104) | 雪 域 |
| 不知不觉的春天 ... | (105) | 秋天·短章 |
| 安放春天 | (106) | |
| 泪水打湿的翅膀 ... | (106) | 第五辑:春江花月夜 |
| 春暖花开 | (107) | 春江花月夜(组诗) ... |
| 读 诗 | (108) | 蛇蟠岛印象(外三) ... |
| 色 彩 | (109) | 秋风瘦(组诗) |
| 奇妙的春天 | (110) | 一个人眼中的世博 (组诗) |
| 骑着一头牛 | (111) | (205) |
| 所谓故乡 | (112) | 江南忆(组诗) |
| 所有的江水都站了起来 | | 心中的圣景(组诗) ... |
| (113) | | 低处的声音(组诗) ... |
| 一粒盐忍不住了 ... | (114) | |
| 摘辣椒的父亲 | (115) | 泪 水 打 湿 的 翅 膀 |
| 茶 山 | (116) | 陈章泉(220) |
| 拾垃圾的老人 | (116) | 后记 |
| 向下一点 | (117) | (223) |

小镇之书

时间已经很久
我无法找到相关的事实
证明一个地的命名
与一只动物有关

传说中的眼睛
两个干涸的池塘
瘦弱的身躯在地平线上蠕动
这是虾子,先我之前
再一方局促的空间摇摆

渐渐,一条鱼出现了
偶尔闪光的鳞片带来音乐
扩大的腮,吐着越来越鲜活的流水
祖祖辈辈叫了这么多年
我也叫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龙的形状

飞来飞去,可我还是只看见
一群细小的虾子
在时空里苍茫地游
它张开的翅膀,没能遮住,卑微的身躯
尽管,河道越来越宽
越来越让我,回不到过去

写信

东经 106 度,北纬 27 度
更细一点,45 分
你可以准确找出
我在的位置
用卫星跟踪,或从未来
写一封信

我不会走,这三百一十九平方公里
是我的根,如果有一天
我亡命天涯,躲也还是躲在,这儿的石头下
如果不幸,像卡扎菲那样
我一定选择,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
安放自己的灵魂

可事实,我是一个手拿锄头的农民
一生胆小怕事,没捏死过一条虫
没敢对天发怒,更别说发动一场战争

我不会走,当然你不会给我写信
或许写了,当信抵达的时候
我已满身青苔,你也不会跟踪
只让时间,慢慢地流

海 拔

八百米高的海拔
被我忽略在生活之外

辣椒与烤烟长得挺拔
从一畦地到另一畦地
成片的火在燃烧
我感到温暖,并忽略了
手背上磕碰的伤

我们的日子,在旋涡中
碳一样红,我看见最后的灰烬
父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
比这八百米的海拔
还要高

但我和他都一样,匍匐在这块土地上
双手永远无法超越
这个小镇上,猛烈的风雨

小镇不亦乐乎

水稻、玉米、油菜、麦子
除了这些,我几乎叫不出
其它作物,偶尔有几粒土豆
从外面来,大量的辣椒
从远方来

袅袅升起的炊烟
越来越淡,邻村那些妙龄少女
也越来越陌生
他们的吆喝,伴着茂密的草
像蚰蚰一样越来越静
鸟从远方来,小镇不亦乐乎

我也叫不出一些地的名字
昔日的水坑也被填成地基
山堡已被平整,时断时续的喇叭
唱着嘹亮的歌,玫瑰盛开
小镇不亦乐乎

小镇不亦乐乎
我已找不到一架,旧时的风筝

东乡乐安里

明朝,那场忧郁的战争
决定了一个地的姓
东乡乐安,我听见道士在祖父的葬礼上
唱着这陌生的地名,我明白
没有人会在意,一只蚂蚁的出生
以及它的去向

风吹了四百多年
一直都是这样,路旁芳草萋萋
土堆隆起又被雨打平
没有人会记起,一块石头的前世
怎样垒砌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一些词在不断褪色,保长留着胡须
他的家也没能在土匪的猖獗中保住
甲长面色苍苍,手握典籍
却喊不出一个字

许多人涌出来
青衣短衫,与虾子无关
与曾经的风云一道,吹落了几滴
天上的雨

一个人在狭窄的心路上出发
一个人的煤油灯,照亮了一个人的过去

米兰生

米兰生,军人
写文章,帖告示
一副伟岸的身躯

1950年,匪患猖獗
3月30日,镇志记载
他在葡萄坝
与匪相遇,群众与粮食先走
他用文弱的手,扣动扳机
好几个土匪,没哼一声就走了
但他也被,一颗飞来的子弹
锁住了咽喉

他满脸微笑
夕阳映红了天边,听说他手里
还攥着火红的字条,后被土匪烧了

他现在卧于雨台山上
与那个叫兰生的村一起
被人们常常缅怀

如果人心难测
我们就会在他的墓前
像过滤一般,保持这块地的纯净

雷山覆灭记

首恶必办，“黔北总司令”雷山
败走三渡
天网置了一道又一道
密不透风
1950年冬天，雪花在天上开
一个15岁的少年，一个13岁的学生
在八吉滩坚守

雷山无法用语言掩饰内心的惶恐
他掏枪，以为事情会像他铲草那样
手一挥，云也会荡回去

三十年河东
雷山就是一棵长在遵义的稗草
李正昌用他稚嫩的手
轻轻一抠，就干净利索地除掉

天空异常地白，像经历一场濯洗
山显得清秀，水渐渐变绿
一只鸟，又一只鸟飞过
像是在说，人啊

南光水库

嗨嘖,热火朝天的人群
建成了这高大的水坝
他们与天斗,与地斗
斗出一座电站
蓄积的水,还浇灌着许多易干旱的农田

远近闻名的水库
在我的记忆里
没那个时代深刻
千百个人聚一起,高呼
汗流浹背,高涨的激情
无论暴雨,或者狂风,也无法浇灭

站在水库上
我看见四周人烟稀少
一个小孩在暮色中归家
一个老人拉亮了灯
水被夜色淹没
流出去的,与未流出去的
都十分静寂

夜色苍茫,水库里的水
早已无法回到,激情的过去

虾子内部

翻开那些发黄的经卷
几十年来,有些名字浮光一现
寂寞地躺在字里行间
没有人会在纪念碑前举手
没有人能背出家喻户晓的感动

一个镇,实在太小
以至于,找不出一处亮丽的风景
找不出一本可堪回忆的书
找不出一个耀眼的人

一个镇,孤独地躺着
炫目的光亮
那么微弱,一个镇实在太小
包括我卑微的灵魂

一个镇,一只干枯的虾子
没有什么,能值得人爱
可我,又不得不爱
那些凋零的草木
一生疲惫地奔跑
都在经年的石缝中,发出风声